

普绪赫文丛III

臧建民 艾以 主编



红氍道故

张林岚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普绪赫文丛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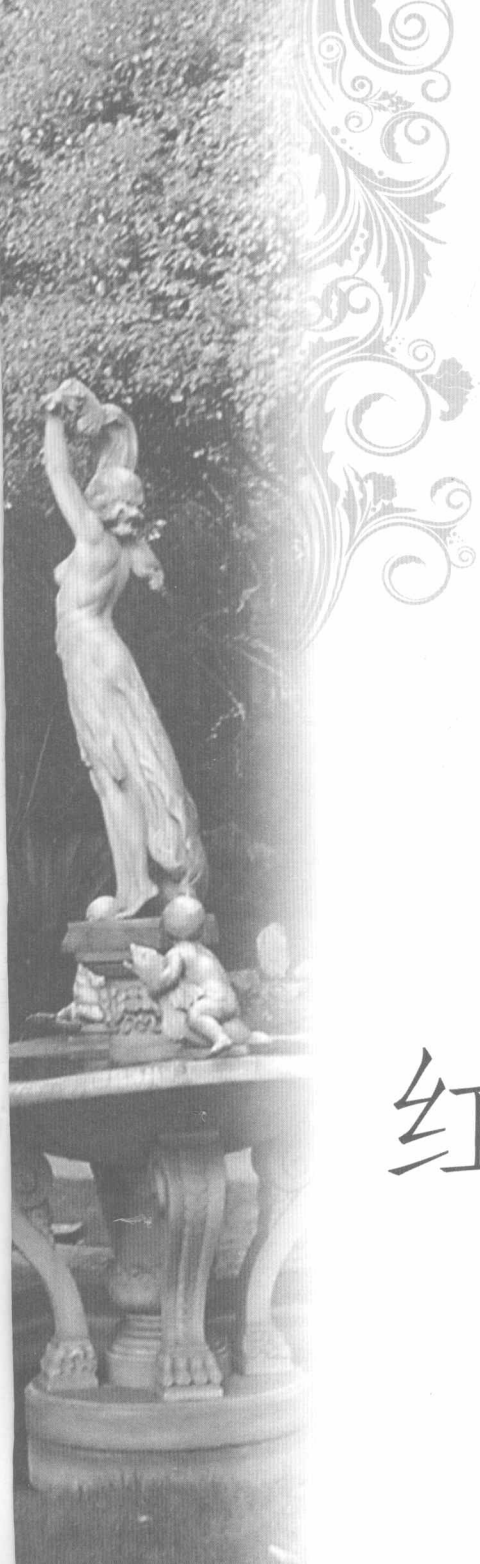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红氍道故

张林岚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绪赫文丛Ⅲ/臧建民 艾以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ISBN 978-7-5426-2951-7

I. 普… II. ①臧…②艾…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923 号

普绪赫文丛Ⅲ

主 编/臧建民 艾 以

责任编辑/钱震华

特约编辑/黎 迦 王 虹

装帧设计/晓 强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200 千字

印 张/108.875

ISBN 978-7-5426-2951-7

I·411 定价:300.00 元

(全 10 册)

总 序

臧建民

近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务,《普绪赫文丛》就是一例。以“普绪赫”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收进《普绪赫文丛》的作品,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早在1926年间,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她决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获得了幸福。普绪赫不畏艰

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由此,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这个神话寓意深远,作为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古希腊人认为,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蝴蝶在痛苦、长久地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关系着民族的灵魂,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事关着人类的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是《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描写社会和自然,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给予我们审美感觉、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普绪赫是不朽的,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文学是不朽的,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但愿《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文学之树常青,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自序

用“红氍道故”这样一个老派的书名出书，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因为这些记述早年看戏观感的、访问演艺界人士和鉴赏品题作品的文章，全属故纸堆中之物的缘故。

几十年从事编写的职业，偶有机缘，看了许多戏、大多是昆曲。随手记录，议论几句，已早成积习，往往发表于报纸杂志，但留下的不多。本来也就是“外行看热闹”，见识有限，见解平常，拿陈年旧事当新闻来谈，不合时宜，贻笑大方更不可避免。

本书所收篇什，可谓杂乱无章。较早的文章大约还是上世纪50年代之初的；最长的一篇《远去的仙霓》——传字辈昆曲老艺人访谈录作于1959年。近时的只收到上世纪末叶；至于那些鼓吹“发昏章第十一”的违心之论，不预焉。书中写到几十位演艺名流，当年还是初露头角，稚气未脱，今天早已是名闻海内外的明星了。早先那些剧坛名角，先后谢世，也已成为昨夜星辰。就这一层来说，此一小册只是一本旧影集，也就是现时流行的“老照片”，留下了红氍氍上一些褪色的影子，在闲暇无事，曝日清谈之际，供人追怀。

2008年岁暮于上海肇嘉浜景福苑

目 录

自 序	1
-----------	---

远去的仙霓

——昆曲传字辈老艺人访谈录	1
---------------------	---

老曲家小谈南北昆

——徐凌云访谈录	44
----------------	----

老树春花

——记苏浙沪昆曲会演	50
------------------	----

《八阳》快睹

昆曲《千钟禄——惨睹》观赏记	59
----------------------	----

苏昆小戏	62
------------	----

笛师许伯道	65
-------------	----

昆曲三品	69
------------	----

好,又一个穆桂英	75
----------------	----

波诡云谲的悦来店

——刘秀荣在上海的亮相	77
-------------------	----

苏州被磨进了“水磨腔”

——记 1985 年春日昆曲会演	80
记一次南昆折子戏联合演出	85
昆曲冠生一新人	
——记蔡正仁的表演艺术	88
第一次醉酒赋诗	
——记蔡正仁试演《太白醉写》	92
精彩不止一个痴梦	
——昆曲新人梁谷音的《烂柯山》	96
朱买臣未必马前泼水	99
翩翩一个女小生	
——观赏岳美缙昆曲巾生艺术	101
丑之美	
——评昆丑刘异龙	105
悲剧的梦,艺术的梦	
——张继青初演昆曲《痴梦》品鉴	111
昆曲《游殿》里的石小梅	115
川味白蛇传	119
上党梆子里的杨四郎	122
看粤剧《关汉卿》	125
湘剧《拜月记》中的父与女	128
马的速写	131
秦腔二题	134
袁雪芬香港演《西厢》	138
评赣剧改编的《西厢记》	141
故乡婺剧说《双阳》	144
天下第一桥	

——记婺剧《断桥》·····	149
青阳腔徽戏两出·····	152
人和雁·····	155
蒲州梆子名角好戏·····	158
麒麟带上的冤魂·····	162
瓯剧《高机别》·····	165
《甲午风云》三人谈·····	168
话剧《伊索》人物·····	171
大世界的小女儿·····	174
拜识梅兰芳·····	184
新春灯市看社戏	
——看戏拾忆之一·····	188
故乡十月节看昆腔班	
——看戏拾忆之二·····	191
目莲戏遗响	
——看戏拾忆之三·····	194
六月六社戏骂神	
——看戏拾忆之四·····	197
关王刀与关公戏	
——看戏拾忆之五·····	200
老眼看木偶	
——看戏拾忆之六·····	204
褒城女和褒城狱	
——看戏拾忆之七·····	207
太子班传奇	
——看戏拾忆之八·····	210

乡村斗台戏

- 看戏拾忆之九 213

初见绍兴女子文戏

- 看戏拾忆之十 216

当年看《活捉》

- 看戏拾忆之十一 219

《梁祝》今昔

- 看戏拾忆之十二 224

他们第一次看梅兰芳 229

戏曲演员在群英会上 234

看戏杂感 240

远去的仙霓

——昆曲传字辈老艺人访谈录

舞台上，昆曲《牡丹亭》的“游园惊梦”刚刚开场。杜丽娘和春香唱着《绕地游》走近了梳妆台：“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

这天是1959年暮春的一个早晨，上海戏曲学校的师生正在为新中国第一个“建国十年”的盛大庆典准备献礼演出。这个戏由他们的校长、昆曲名家俞振飞先生亲自排场。

我平日不大看戏，但喜欢昆曲。那两年戏曲学校这班小演员每星期三、六两天有两场实习公演，我多半去捧场。看戏的次数多了之后就渐渐认识了昆曲班的几位教师和同学。昆曲教师就是早年苏州昆曲传习所的一班老艺人。名师出高徒，这几年，可看的戏越来越多，有几折戏人们百看不厌。尽管我也看过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言慧珠的“游园惊梦”，朱传茗、张传芳的“游园惊梦”，但这班小演员的“游园惊梦”我已看了许多遍。

这天演杜丽娘的是张洵澎，演春香的是岳美缇；她后来改唱小生，“杜丽娘”一角则因张洵澎生病，改由华文漪扮演了。——两个小姑娘都不过十六七岁。她们是经过大匠雕琢的，初露头

角就发出了珠玉炫目的光华。

张洵澎的杜丽娘演得相当细腻动人。她在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古代封建社会的聪明美丽而最大胆的女性典型。戏里这个还是不通世故的少女,因为春天匆匆的消逝,父母的禁锢,引起了无端的烦恼,但风日晴和的天气,又挑起了她游春的兴趣。“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梳洗停当,她禁不住对着窗口赞叹了一声:“好天气吓!”她的心已经飞到花园里了。

接下去是一段《步步娇》:“没揣的菱花,偷人半面”,演员表现了一个美女所有的怕被自己的艳丽所惊动、不敢临镜窥影的微妙心情。

主婢两人一先一后进花园。这个美丽的花园是通过她们的对话、歌唱和舞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金粉零星的画廊,苍苔清冷的池馆;她们还看见了“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和“荼蘼外烟丝醉软”的暮春景色,听见了生生燕语,啁啁莺声。

面对着园林胜景,情窦初开的杜丽娘有感于韶光虚度,年华如水,于是她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唱出了那一段脍炙人口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牡丹亭》中最优美的一段唱腔。看到这里,戏中人与看戏的人仿佛都成了醉软的柳丝,摇曳的春絮,随着莺声燕语似的歌声,进入梦境似的园林。

这时,我忽然听见耳旁有人在低语:“真像是个梦,这是我们那年在康珣脱路(今康定路)徐园唱‘游园惊梦’呵!”

“哦哦,你说这话,怕有三十多年啦,还是民国十三年吧?”

原来我旁边坐着的正是昆曲老艺人朱传茗、郑传鉴他们。再过去是上海昆曲前辈、七十多岁的老票友徐凌云。那位老先生也是凡有演出必到的,不久前我还看过他客串的《水浒传》——

借茶》。他唱张文远，他是票友中的名丑。徐园是他家的花园，民国初年曾经是上海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心之一。

“这种感觉我也有。有时候看着看着恍恍惚惚好像自己到了台上，看见了三十多年前的自己。”朱传茗也说，“真像做梦！”这支《皂罗袍》牌子的小工调，唱了不止一万遍。

旁边的郑传鉴也凑过来：“那年我们在徐老家的徐园唱‘游园惊梦’正是这么大小。”旁边那几个人率性离开了座位，情不自禁地大声议论开来，他们是沈传芷、薛传钢、华传浩，都是舞台上常见的昆曲老艺人；他们是三十年前的师兄弟。

最近听说戏曲学校在招名为“昆曲小班”的昆曲班新生，已经考了好几天。休息的时候我拉着他们的师兄弟问这件事。朱传茗说：“不错，1954年招的昆曲第一学期是大班学生，已经学习五年，还有三年就要毕业。现在招的是第二期，也是六十名。所以叫小班。”

“招齐了？”

“报考的人倒也不少，连京剧班在内，报考的有一千二三百人，对学昆曲的学生要求比较高，考了五天，才录取三四十名，开不了班，看样子开学以前还得再招一次。”

爱昆曲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解放前，这些“传”字辈老艺人一直担忧昆曲要在他们传字辈的手上失传，现在昆曲班能一班又一班地办下去，哪里还用得着操这份心？

张传芳来晚了一步，见师兄弟们在剧场里聚谈，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走进来参加了我们的对话。他是半年前给浙江戏曲学校借去的，听说上海招生工作很忙，怕这里人手不够，特地从杭州赶了回来。他说起浙江戏曲学校去年办了昆曲班，招了二十多个学生；江苏办了戏曲学校昆剧班，有二十多个学生，都是

南方昆腔。北京戏曲学校昆曲班也有三四十个学生,学的是北昆。此外,浙江省昆苏剧团还有“世”字辈的青年演员十多人,江苏省昆苏剧团有“继”字辈的青年演员二十多人;浙江金华昆剧团、温州昆剧团的青年演员也有二三十个:全国总数在两百人上下。

“再过几年,岂不是又要出现像清朝乾嘉间那样‘家家收拾起,处处不提防’的局面了?”距今二百多年前是昆曲的全盛时期,到处流行,随便什么人都能哼几句。“家家收拾起”一句出于《千钟禄》;“处处不提防”出于《长生殿》,这两出是当时最受人欢迎的昆剧。

在剧场内稍远处的老艺人们听我们说得热闹,一个个闻风而至,都来相见。——这不只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所系。

戏散场已久,但关于昆曲的谈话方兴未艾,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剧场中偶一邂逅,我竟成了谈话者的中心,原来台前台后的老年、青少年昆曲演员都希望我能写写昆曲的现状和历史,为振兴昆曲做一点鼓吹。

朱传茗指着他的师兄弟们给我一一介绍:“这是昆曲班班主任倪传钺,他在三十年前原是我们的管事,也就是领班;那一位是教武旦戏的方传芸,那是唱丑的周传沧,唱大花面的邵传镛……王传蕓在学校里另有工作,只好下次再见。当年仙霓社在上海的师兄弟都在这里了。”

不错,很久以前我就找过朱传茗,想请他们师兄弟一道谈谈那个苏州昆曲传习所——仙霓社的始末和这些老艺人在新社会的生活情况,因为这些在台上扮演悲欢离合传奇故事的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有不少悲欢离合的经历。这桩事我和朱传茗谈过不

止一次,但是50年代文艺界政治运动很多,实在排不上日程。岁月蹉跎,迁延至今也已有十年了。当天也是“风云际会”,时机凑巧,我一提,朱传茗马上同意:“好呵,今天是天缘巧,仙霓社的人都在这里,平常的日子绝没有这么齐全的。”

我们在学校稍稍休息之后,找了个地方坐下,举行了我们“昆曲茶话会”,也可以说是一部“红氍毹道故”。

“今年戏曲学校昆曲班招第二学期学生,正是我们自己进科班四十周年。”朱传茗对张传芳说,“传芳,我们这些人那一年在苏州进昆曲传习所有多大?我跟传鉴、传芷稍大两三岁,你是小弟弟,有十岁没有?”

“那年我正好十岁。”两鬓斑白的“小弟弟”张传芳接着对我说,“我们不是考进去的,倒真是‘招’进去的。你想,解放前谁来学昆曲?我们自己学了昆曲,弄得衣食不周,我们的上一代,也好了多少。传习所如果再招考,可能十个学生也招不到。”

“唱戏的人要削籍哩!我们祖孙三代原是无锡人,是为了这个籍贯,才迁户口到苏州的啊!”沈传芷忿忿地说。

昆曲这个古老的剧种,腔调自然是很优美的,曲文也很典丽,表演特别细腻,可以说是古老而又优雅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兴盛以来,已流传四百年,但一直是流行在城市的士大夫中间。演的是一些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通过轻歌曼舞,宣传的是封建道德和他们的生活趣味、人生哲学,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情,这样高雅的表现形式和狭隘的题材发展到后来就成了远离一般群众的“阳春白雪”,只能给少数人欣赏,甚至有人说昆曲只是文人学士的案头读本。另外一方面统治者对于民间艺人的玩弄、腐蚀、摧残、压迫,也使得他们难以存活。再加上后来市民社会的文化趣味兴起,许多地方戏也纷纷

起来争夺观众,昆曲就更加衰颓下来。到清末民初,南方只有极少数艺人组织的“全福班”在苏州流动演出了。

1902年前后是南方昆曲烟消云散的低潮,“全福班”的艺人大多老了。他们迫于生活,也是蓬梗秋萍飘零在各地,景况很惨。这时上海苏州一些爱好昆曲和不忍看着昆曲没落的人,在苏州创办了一个科班,名为昆曲传习所。主要创办人之一是上海一个经营纱厂的企业家穆藕初。——说起这位穆藕初,昆曲界至今还念念不忘。他是上海的企业家,行业中有棉纱大王之称。早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等几所大学留学。

他没有号称昆曲家,他在南方昆曲事业中,最初只是以一个很有钱的票友身份出现,但他主办的昆曲传习所抢救和保留下来的昆曲艺术,使他成为一个有功于昆曲事业的重要人物。当然,他的起意办昆曲传习所和我们今天由公家来办戏曲学校,其旨趣是不尽相同的。如今是要保存和发扬民族的艺术遗产,使这一古老的艺术恢复青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而穆藕初想到的,恐怕也不过是免得昆曲绝响于红氍毹上,能够供少数爱好者玩赏而已吧?

但穆藕初无论如何是一个有艺术素养又有眼光的人。他爱好昆曲,经常请“全福班”的老艺人沈月泉教他拍曲,当时苏州的昆曲家俞粟庐、俞振飞父子,徐凌云、吴义生、张紫曼、谢人祖等人,都是曲友。其中俞粟庐因穆藕初之介,原在张紫东家司理财务,主管出纳。紫东之弟紫曼爱好昆曲,振飞与紫曼相契,因此俞氏父子同为拍曲的教师了。

大约是1902年的夏天,穆藕初和这几个曲友在西湖天竺避暑,每天都在庙里拍曲。大家谈起全福班艺人星散,昆曲没落,很是无奈。沈月泉是全福旧人,更是感伤。他常常对人说:“要

我们全福班这几个人来振兴昆曲眼看是不行了，趁我们还在，多教会几个票友，也许还能让昆曲留点余韵，存在一个时候。”他也明明知道，靠这些票友来继承昆曲事业是痴心妄想，可是自己也是寄人篱下，混口饭吃。现在看看穆藕初喜欢昆曲，大家就把希望寄托在穆藕初身上。只要他能出钱，事情就要好办得多。招学生，请先生，都没有问题。穆藕初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才下决心，办一个昆曲科班。由他首先捐出开办费五万元，承诺开办后经费不敷时，再捐五万。

回到上海后，昆曲票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营造一点办学的气氛，又在“夏令匹克”戏院举行募捐义演，俞振飞、徐凌云、沈月泉、沈斌泉兄弟等都参加演出。穆藕初兴高采烈，亲自粉墨登场。他是学冠生的，这天唱的是《紫钗记》的《折柳、阳关》。此次演出，不但是穆藕初平生唯一一次登台亮相，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全福班销声匿迹后，中国南方大城市中首次公演昆曲；在昆曲爱好者中，在文化界传为盛事。

苏州本来就是南方昆曲的发源地，传习所就办在苏州西大营门桃花坞五亩园。那地方从前是一个寄放棺柩的会馆，腾出几间殡舍作为课堂和宿舍。

传习所开办时，先后招生两次，共招了一百多学生。那时候唱戏是卑贱的职业，年轻人学昆曲，更没出息。所以，家境稍好的人都不肯来学。“传”字辈师兄弟差不多全是穷人家的子弟，有一部分是上海贫儿院拨过去的——贫儿院院长高某，也是昆曲票友。有的是全福班艺人的弟子。其他师兄弟中论人脉大都沾亲带故，都有些“世谊”。经笔者多方查询，知道传琳与传玠、传瑛与传铮、传浩与传钤、传湄与传芑这几对昆仲，都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传芷与传锟则是堂兄弟。说到这些人的